

42
35
42

準貴

光武平赤眉

楚王英之獄

光武平漢陽

烏后柳外家

光武平齊

竇氏專恣

光武平隴蜀

西域歸附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六

光武平赤眉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日帝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



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市以六筭諫莽大怒免常官
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
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
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
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呂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群盜以
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平東海人
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公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呂不
能下轉掠青徐間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
初樊崇等衆既震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

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宰史及閭太師更始將討之
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斥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
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
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
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
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
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
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果向必散不

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丘成丹與抗威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務卿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六月張卬王丘叛更始入長安。赤眉進至華陰軍中右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死。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

曰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議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為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

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持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以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卬等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涇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卽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 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

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諸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柱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

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冗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所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又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違違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

騎將軍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間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卬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群臣更相辨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

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旣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

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進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九月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途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

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歛詣禹降 鄧禹自馮愷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關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救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虜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

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取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

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嶠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

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疆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爲吏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淮陽鄉人韓鴻爲吏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

漢爲安樂令

二年即鄆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寵俱

歸大司馬秀事見光武中興

漢光武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天騎以助軍

韓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

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

遣竝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

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

有舊鐵官寵轉以留穀積珍寶益富滻幽州牧朱浮年少

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

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寵以爲

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
浮性矜急自多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
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
詔徵寵寵上訴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
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
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
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
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
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
數遣使要誘況况不受斬其使 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
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

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
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
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
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執無以
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克故須後來耳浮城中
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蘇城遂降
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
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
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

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壘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壘傍人爲推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况使其子舒三破匈奴兵斬兩上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歎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梓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調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縱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

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敵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光武平齊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求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求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東海賊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求稱帝於睢陽 初更始以王闔為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闔諭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闔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闔按劔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闔攻賊耳何

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爲上賓令閔闕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都駙馬都尉馬武等四將
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殺淮陽
太守潘蹇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
秋八月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
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犇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
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犇還
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
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群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
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隆湛之子也 帝
以伏隆爲光祿大夫復使以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

除靑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公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
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
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
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
上書曰臣遠來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
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
隆得遂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
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
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
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

齊地據郡十二焉。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
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
與之戰。不利。墜馬傷。鄒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
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
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且曰。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
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
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秋
七月。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鄧。延追
擊之急。求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縛垂惠。共立永子
紆為梁王。佼彊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

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責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郊
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
可直往。擣郊。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責休城危。遂先赴之。憲
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
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郊。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郊者。以其
不意故耳。今既轉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郊。果
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責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
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
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
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善。卽棗。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

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
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
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
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
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
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
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
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
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上詔耿弇進討張步。三月。將軍
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

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
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
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
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
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
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
之。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
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
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
里。宿住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

桃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胡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胡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攸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田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攸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郟八月己酉帝幸

郟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郟吳漢拔郟董憲龐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冬十月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攻乘高合戰大

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大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弁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弁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

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尢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師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弁弁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弁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

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又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野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十餘兩。

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奔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奔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請耿奔軍門肉袒降。奔傳詣行。

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
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
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與妻子居
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
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
京師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援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
師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邦楊廣冀人
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恭鎮戎大尹李

奇崔兄子冀與宗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
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冀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望說
冀立高廟于邑東已巳祀高祖太宗世宗冀等皆稱臣執
事殺馬同盟以與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
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
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 初茂陵公孫述為清

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
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
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梟橫述召郡中豪桀
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
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

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

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衆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南

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

夏四月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冬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汝南田成以陷夷陵衆數萬人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

天子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為大

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駕任貴據郡降述

六月隗囂是歸天水十二月隗囂歸天水復招聚

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

歸囂囂領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滂為師友前涼州

刺史河南鄭興為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為伯書馬援為

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

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

山東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

大司馬趙萌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為張掖

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西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勦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事。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馮愔之反，引兵向天水，隗囂擊破之。鄧國奉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

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地下叛，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枿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三年十一月，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罍，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關，帝報以

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
公孫述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 冬十月隗囂使馬援
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閔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
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
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
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磨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
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
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友修飾邊幅如偶人形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

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跽坐迎美謂援
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斬援頓首辭謝因曰當
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
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
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
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

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
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
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
還擊破呂鮪營堡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

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銛刀。不可彊扶。數蒙僞樂。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辭。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它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僞言如言。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閒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使間出。賈輒與馮異合執。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賈。賈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十年春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

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二月。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州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竝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

連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尊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鬻白生言：周漢之魏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

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曰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辱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豈醢分裂，又况么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

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採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處，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毋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鑿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暫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嘆，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豈不聽彪

遂避地河西，實融以名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初，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融等受建武王朔，贊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共，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天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董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調觀者曰：「識文不誤，劉

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
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
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
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元是帝亦發使遣融書以詔之
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
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
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
哉欲遂立栢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
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
議者必有任囂教討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
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百少

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十二月 囂矜已飾智每自
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
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
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
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
可乎囂乃止後又薦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
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
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
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
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
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

翳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
 重爵貴運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
 里帝復遣來歙說貴遣子入侍貴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
 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鑄羌侯鄭興
 因恂求歸葬父母貴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
 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
 為餌也無禮甚矣將軍馬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
 何猜焉貴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
 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貴將主元以
 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貴曰昔更始西都
 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

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坐儒生
 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
 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
 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險自守
 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敵猶足以霸要之
 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貴怒然元計雖遣子
 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
 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
 也今重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
 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
 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

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貴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

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劉有雍州兵疆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公四方瓦解貴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甲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問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

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桂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邛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邛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屢鑄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

爲政苛細。察於小事。以爲清水。今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爲郎。習漢家故事。出入灑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爲王。食棧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尤豫不決。歙遂發憤。質書誓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

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沘馮異軍柘邑祭遵軍沂吳漢等還屯長安馮

異引軍未至柘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柘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傾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怛怵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柘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諸將聞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沂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虜將賈覽匈奴奧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未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

纖介而覆書威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翬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友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國以尉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降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執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

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友間道猶迷不南合于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覆德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研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患封何等大破之因竝河陽成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修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遂

與隗囂逸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調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李子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意懇懇以致惻隱之計乃聞李孟

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誦聖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進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問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李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把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慘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聚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其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盾當安從

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亦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腴咋舌，義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魏書上。

疏謝曰：吏民間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豈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讞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歛至，臣豈能言。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豈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主，遣兵往來為之援。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

之。曷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大中大夫。封向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曷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曷失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曷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頗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當須曰。王子孟塞雞頭道。牛埔軍瓦亭。曷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兵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

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曷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軍拔佩刀以斷車。勒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士朋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木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

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
 置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置將妻子犇西
 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
 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進幸上邽詔告隗囂
 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若逐欲為黥布者亦
 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
 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
 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又專方面懼不
 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
 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中潁川盜賊群起寇
 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

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更鼓賜岑彭等書曰兩
 賊若下便可將兵南擊祁山矣吾不知足既平關復無
 所憂發兵頭須為白十一月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
 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
 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救吳漢
 曰諸部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
 之漢等會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
 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
 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
 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
 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

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校尉太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諷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無令須汗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

隗囂病且饑，羸精盡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搃兵據冀，孫述遣將趙匡、田晏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馮異、王田戎、大司徒任芝、南郡太守程況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焉。馮異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斷樓立檣，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夏六月，帝使來歙、岑、五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田晏戰，且一年，皆斬之。隗

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異薨於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戊戌。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乃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韓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

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
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
橋而橫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竝進所向無
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況而田戎走
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
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
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
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
馮駿守之自引兵兼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千

萬石吳漢留夷裝載燒繼進夏公孫述以王元爲將
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
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逐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
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
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
而反效兜女子涕泣卒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
淚疆起受所誡歙曰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
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
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賢願可任願陛下裁察又
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
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

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少隆。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帝還自長安。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侯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角涪津

遂圍武陽述遣子堵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

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

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

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

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

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里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

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

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一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

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

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議漢曰比救公千餘萬

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

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

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不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

豐執金吾哀王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

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

入壁壘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

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

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

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

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縣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困急，謂廷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

岑。又於市橋爲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懼，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戰。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貫。憶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

宗室子孫。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麇。啜
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為
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
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皇曰。方
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
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
宜上奉知。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
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
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
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耻有殺賢之名。遣使弔
祠。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

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廬勸之行。玄曰。保志
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
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
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
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
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
死。捷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
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
隆為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
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
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

悅莫不歸心焉。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劬振旅而還，至死，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楚王英之獄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爲右翊公，英爲楚公，陽爲東海公，康爲濟南公，蒼爲東平公，延爲淮陽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焉爲左翊公，京爲琅邪公。十七年冬十月，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爲王。

二十八年，初，馬援兄子壻王縉，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

敗，縉富貴，皆爲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壻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縉坐事死。縉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

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丙子莫死罪繫囚詣度送管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伏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云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

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王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滎陽王平頽忠等造作圖書有詐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言切讓延

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

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支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爲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維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

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可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遂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寬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其爲章對曰臣獨作之

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
 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
 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覺
 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
 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
 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
 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
 仰屋稱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特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
 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
 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
 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除宥在城令

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
 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
 反虜者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
 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
 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
 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寃
 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
 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二年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馬后抑外家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
 烜為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
 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
 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
 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思愛養不至耳后於
 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
 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
 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
 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謹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
 加緣朝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縠就視

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斗者
 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
 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八尊皇后曰皇太
 后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終明帝世未
 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
 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
 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
 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執其後梁實之家互有
 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維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
 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

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異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

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德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遽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尊者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

愧其心猶憊息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
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高祖之封侯猶
吾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
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長抱刻骨

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答曰吾及惡念之思今兩
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
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
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
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
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衾則

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說矣
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
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牽拳
乎吾素剛急有凶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
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
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
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
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問太夫人葬
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
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
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

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或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門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虮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哀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神四方全匹息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則下制度永幾後稱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自由慢起京師今陛下委不聞所

發自聖 試令 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靈天地神明

通况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畧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矣卯遂封衛尉廖爲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竝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

竇氏專恣

度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貴人
母即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也

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雋為黃門侍郎竇
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
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
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
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
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
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諫
險惡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啟

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未保
福祿君臣交歡無微介之纖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
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懼憲以賤直請奪沁水
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
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
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又念使人驚怖昔求平中常令
陰黨陰博以置三人更相糾察故諸馬戚莫敢犯法者今
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
大懼皇后為喪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
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

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
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
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之知猶
有所畏旣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
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執太盛言甚
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當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
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
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赦
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
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
之禍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
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
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
已薨

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太子卽位年十
歲西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
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環竝爲中常
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
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
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乎昔馮
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

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贊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永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實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

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頴州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竈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諸公九卿詣朝堂上書

諫事見兩句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鄧壽有

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

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

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嘗誅河敞上疏曰

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

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

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

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機無窮臣敞

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儻仆萬死

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憚之子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外遣副校尉閼盤等破比單

于於耨落山事見兩句 奴叛服秋九月庚申以竇憲為大將軍

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

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

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竇氏兄弟驕縱而執

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

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者有

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

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

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

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

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
 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
 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
 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
 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縱今者議論訕
 訕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
 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
 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繇塞
 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
 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壞地請退身願抑

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實氏之福時濟南
 王康尊貴驕其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報
 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詰焉

二年六月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郎廷瓌為夏陽侯憲
 獨不受封

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種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

事見兩句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種任尚等

奴叛服 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

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

舉奏詔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氏大

恨但安隗素行高果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

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
 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制
 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
 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
 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墜風承旨無
 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
 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詔置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稱萬歲尚書輟校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
 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怒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
 記上牛酒於憲校以奉龍臺為城旦 憲憲請遣使立北

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缺為單于袁安上封事爭之後上

竟從憲策事見兩例 奴叛服

四年 初廬江周榮辟吉安府安舉奏竇憲及爭立北單

于事皆榮所具竇憲氏安天尉掾徐^缺冰惡之魯榮曰于

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

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耳

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府身覺悟

朝廷 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夏六月戊戌朔日有

食之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袁卒之末廟不

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

軍雖欲軟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

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爾受臺敕不敢便去又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失因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臣失以塞天意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兄滿朝廷獲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塔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闔廷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鄧舉謹敦有心幾不事豪富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益亂恐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思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鄧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瀆繩治竇昱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

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邨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
 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
 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救眉容未嘗犯法臣
 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
 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
 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曹氏宗族眉容以憲為官者皆
 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實氏
 實安收捕固死獄中 初曹氏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
 漢中郡亦當遣吏召曹李邵諫曰曹將軍椒房之親不修
 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忠王
 室勿與交通太守固 之能不能止請亦自行許之邵遂
 所在遲之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
 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西域歸附

漢光武建武五年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
 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
 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
 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
 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
 五十五國皆屬焉

九年秋八月莎車王康卒弟賢立

十四年冬莎車王賢鄴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

重欽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沒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使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賢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願留侍子以示莎

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還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

之

二十二年西域諸國侍子又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

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校龜茲主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世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元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不庭七郡威萌誓竹杖則開

并柯越舊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開苑囿廣宮室成帷帳羨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等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屬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竝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定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懼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厄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疆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壯得其馬畜

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阻漢隴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直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諫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明帝永平三年冬十月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天宛媯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軍德立大人休莫霸爲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十六爲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遣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爲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

四年冬十月于闐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
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窠廣德請降匈
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 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
齊黎為莎車王

十六年奉車都尉實固之伐北匈奴也使假司馬班超與
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
胡人不能常與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也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
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
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數

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
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
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
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
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
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
超遂將吏士往轉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
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
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
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

告郭恂恂大驚馬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竇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調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

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馭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

十七年 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虜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

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堯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

車師而還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十一月焉耆龜

茲攻沒都護陳睦事見兩劄如叛服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

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

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宣王侯以下皆號泣

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

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

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宣狗彌兵

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曰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爲大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

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北塞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

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

元和元年十二月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

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

三年九月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捐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奔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章和元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

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夏五月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也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冬十月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十二月復置西域

都護騎都尉戊巳校尉官以班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元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尤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七月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九年十二月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十四年秋七月班超又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自見中土朝廷又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入地又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

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左及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代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懂旣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竝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阻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懂趙博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而還元初六年初西域諸國旣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

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為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

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為着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議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得保信一

且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令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滑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犯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

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人之儀，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一寇鈔河西，大破其害。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

謹陳西域三策。其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就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北。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

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然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級。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請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廷。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罷屯柳中。

四年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

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順帝末建元年冬十月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二年六月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六

